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关键词] 华人历史纪念馆；文化传承；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6）03-0034-08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Functional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Indonesia Chinese Historic Museum

Shi Xueqi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Abstract：Post-Suharto period witnessedthe ethnic awareness and cultural renaissance of Chinese in Indonesia，which could be observed from the booming phenomena of Chinese community's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Chinese newspaper publishing and Chinese associations. Meanwhile，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Indonesia，several Chinese museums have been set up since 2011，which are becoming the significant space to narrate Chinese migration story to Indonesia and preserve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in Indonesia.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nitiative and exhibition of museums，this paper argues the contemporary Indonesian Chinese Museum is not only a great help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but also is an effective wa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llectivecultural memory. Moreover，the exhibitions of the Indonesian Chinese museums present the feature of Indonesian Chinese's identification with Indonesia and history of indigenization. In the end，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with the rising trans-nationalism of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global era，Indonesian Chinese museum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building people to peopl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Key Words：Chinese Historic Museum；Cultural Continuity；Collective Memory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后，伴随着印尼政治改革，尤其是在加快民主化进程、推动多元文化发展、逐渐取消歧视压制华人的政策法律的大背景下，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开始逐渐步入复兴与发展阶段，集中表现为华人社团的恢复与发展、华文报纸的创办以及华文教育的繁荣。可以

[收稿日期] 2016-07-27；[修回日期] 2016-08-31

[作者简介] 施雪琴（1968- ），女，重庆人，厦门大学东南洋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东南亚历史与华侨华人。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课题"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与中华文化传承"中期成果，批准号15BZQK230.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说，后苏哈托时期，消失了 30 多年的华人文化在印尼社会重现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凸显印华社会对华人文化复兴与华人文化认同的肯定。在印华社会复兴其族群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能回避对其族群历史记忆的追溯与建构，因此，印尼华社开始兴建华族历史纪念馆（博物馆），以此作为保存华人历史文化、延续或重建华人集体记忆的基石。近年来印尼华社出现的三个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博物馆），包括文登土生华人文化博物馆，渤良安基金会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以及印尼客家博物馆，成为印尼华人传承历史文化与重建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

一、后苏哈托时期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的建立

目前在印尼有三个比较有影响的华人历史纪念馆（博物馆），它们是位于雅加达市郊的文登华人历史博物馆，万隆的渤良安基金会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以及位于雅加达印尼微缩公园的客家博物馆。下面先对上述三个纪念馆（博物馆）的基本情况做一简单的介绍。

（一）文登土生华人历史博物馆

文登华人历史博物馆位于雅加达市西郊 20 公里的唐格朗市，因该处有荷兰人建立的大碉堡（Benteng），所以华人习惯上称之为文登（或者文丁）。华人移居文登历史悠久，可追溯到 1407 年，相传来自福建的 CHEN CI LUNG 带领一些乡亲沿着芝沙丹尼河来文登经商贸易并逐渐定居下来。荷兰人占领雅加达后，大批华人从雅加达到文登开拓，发展农业、制糖业、酿造酱油等行业，使文登的开发进入黄金时期，并形成规模较大的华人聚居区与商业市镇。1684 年，华人在文登建立了文德庙（BoenTek Biao），经过 300 多年的变迁，如今依然香火旺盛，信众络绎不绝。

文登华人具有鲜明的特点，虽然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他们已经与当地人通婚，融合，肤色黝黑，与土著人无异，不会讲华语，但令人惊异的是，文登华人还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与节庆活动，如祭祀祖先，过端午节赛龙舟，舞狮舞龙，中国古代的结婚仪式与民居陈设布置等。

华人文化在文登的传承为文登华人历史博物馆的创办孕育了土壤。2011 年 11 月 11 日，经过数年的筹备，文登华人历史文化学者、教育家与企业家林振鹏（Udaya Halim）、林振正兄弟创办的文登土生华人历史博物馆正式落成。该博物馆位于文登唐人区的传统集市 Lama Pasar 内，靠近文德庙。博物馆共有两层楼，原为华人会馆遗址，后林先生花巨资购下，修缮后正式开辟为文登土生华人博物馆，（Benteng Heritage：Museum of Chinese-Indonesian Culture）。林振鹏先生祖籍厦门同安角尾（现福建漳州龙海角美镇莆尾村），出生在印尼文登，为第三代印尼华人。他父亲曾担任文登华侨学校与华人社团的负责人，林先生少年时曾接受短暂的华文教育，华侨学校被强制关闭后失去了继续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但受父辈影响，林先生热爱华人文化并热心华社公益事业，现担任文德庙基金会主席（2013—2016），他也积极推动文登地区的教育事业，在文登创办了王子国际学校，并兼任印尼国王教育集团的执行主席。林先生 1997 年移民澳洲，开始关注印尼华人文化传承与文博事业的发展，并萌生了在文登创办华人历史纪念馆的想法。他在澳洲进修博物馆管理后，相继考察了马六甲、槟城等地的华人历史博物馆，最后决定筹资创办印尼文登土生华人历史博物馆，以此来传承华人历史文化，并向印尼社会展示华人对印尼开发的贡献与成就。

2011 年 11 月 11 日，文登华人历史博物馆正式落成开馆，成为印尼首家土生华人博物馆。该博物馆主要收藏关于华人历史文化实物、对联、牌匾、神像雕塑、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印尼土生华人的家俱、服饰以及一些珍贵的印尼历史图片与文物。尤其是收藏了录制印尼民族主义者 Wage Rudolf Supratman 于 1928 年 10 月创作的“Indonesia Raya”（伟大的印度尼西亚）首张唱片，该歌曲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印尼独立时被宣布为印尼国歌。值得指出的是，印尼华人对这首印尼民族主义歌曲的发表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印尼华人蔑视荷印殖民政府禁令，于 1928 年 11 月 10 号在印尼华人创办的马来文周报《新报》（Sin po）上公开发表这首了歌曲，另一位华人 Yo Kim Tjan 在海外录制该首歌曲，并将复制唱片秘密带回印尼传播。印尼华人与印尼国歌的这一段关系，成为华人支持印尼民族主义、支持印尼独立建国的重要见证。如今，林先生收藏的这张唱片成为文登华人历史博物馆的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镇馆之宝”。

（二）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

渤良安基金会[①]（YAYASAN DANA SOSOAL PRIANGAN BANDUNG，缩写为 YDSP）是印尼万隆华人商业巨子李湘生先生[②]于 1976 年倡议筹建的华社公益组织。李湘生等万隆华社领袖与闻人在 1970 年代提出建立办理华人丧事之殡仪馆，该倡议得到万隆华社各姓氏基金会[③]的积极响应，华社出资出力，购得 2000 平方米的土地，于 1977 年初建成基金会会所，并向印尼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备案，同时选出理事会监事 20 多人，李湘生先生担任首届理事会主席。1979 年会所正式落成使用，万隆军政长官及社会名流均前来祝贺。渤良安基金会建立近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华社参加慈善公益事业，推动华印族群关系和谐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多次得到万隆市与西爪哇省政府的肯定与表彰，为华人融入印尼主流社会，构建华印族友谊桥梁做出了积极贡献。

印尼万隆渤良安基金会大事表（1976–2011）[④]

时间	主要事件	备注
1976	华人企业家李湘生提出倡议建立会所，得到华社响应，当年购得 2000 多平安公尺土地。	目的是沟通华社信息，联络情谊，保留华族优秀文化，致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并向司法公证人处立案，定名为渤良安福利基金会。
1978	选举首届理监事	由数十姓宗亲单位共选出 27 名执监委员，李湘生当选为第一届主席
1979	会所落成启用	万隆地方军政长官亲临立碑剪彩
1980–981	救灾济贫，捐资兴学	成为印尼国民义务培育活动常年性的捐助者
1982 年	打横 Galunggung 火山爆发，基金会带领万隆华裔开展大规模的捐助活动	基金会第一次融入印尼主流社会，搭建了印华族群之间的桥梁；与其他宗教机构共同赈灾济贫
1983 年	购得 8000 多平方米地皮	
1984 年	李湘生先生逝世	吴世友先生继任
1986	百氏祠落成开幕，各姓氏供奉祖宗牌位共 70 座	此后，百氏祠每年举行春祭秋祭仪式来祭祀各宗姓祖先。
1987	陈富声先生当选为第五届主席，设立百氏祠康乐部	设立国乐组 卡拉 OK，象棋组，成为华人娱乐与中华文化传承之场所
1992	在纪念印尼国民社会效忠日（HKSN），佳慈善机构之一，并获得印尼共和国社会部长颁发的荣誉奖状。	
1993	再购得 5000 多平方公尺地皮，作为免费供贫苦华人去世后的安葬坟地	
1994	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代表团考察殡仪馆建设运作模式	
1995	印尼政府颁布简化外侨选择印尼国籍条例，基金会协助 5000 多印尼华裔获得归化证	
1998	李冠汉先生在任主席期间，建立思亲堂 举办廉价义卖九种生活品活动，救济万隆之贫民	
2002	李湘生先生之子李振健先生当选第十届主席，	
2003	万隆与西爪哇省社会福利统筹机构访问并赠送一笔福利基金，获得万隆市长颁布的奖状	
2004	获得国民义务培育机构的感谢状，获得万隆市长颁发的国民社会效忠日的表彰，积极参加亚齐大海啸救济灾民	
2005	获得西爪哇省社会福利统筹机构的嘉奖	
2006	参与一系列救济灾民活动	
2007	捐赠万隆伊斯兰习经院文教用品，印尼国庆日，联合万隆其他华人基金会共同举办义诊与医疗保健服务	包括万隆企业家慈善机构，客属联谊会，劲松基金会，闽南基金会，永定同乡会
2008–2011	开展一系列慈善与推动华印族友谊的活动，建立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	包括救济灾民，救济孤儿院，养老院，捐资助学，义诊，华印族友好座谈会

①该基金会是印尼万隆各姓氏华人联合创办的一个慈善机构，最初共有九名立案人，他们是李湘生，方高明，张爱枢，陈侣盛，吴元昌，钟顺文，宋达如，谢发新，李玉宜以及 65 名发起人。基金会以印尼建国五原则 PANCASILA 为基本准则，不分种族、区域与宗教信仰，致力于印华族群之间的友好亲善，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参见《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2006）》，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06。

②李湘生（1917—1984），祖籍广东梅县丙村郑均乡，20 世纪 30 年代南渡印尼谋生，在印尼万隆创业数十年，创办永兴公司染织厂，经营纺织行业，后成为印尼军队毛巾、军靴、制服等军需物品的供应商，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李先生创下辉煌的事业后，不忘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他利用与万隆地方与印尼中央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创建并领导了苏哈托时期印尼万隆华人的第一个社团——渤良安华人福利基金会。该基金会积极推动华印民族友好关系，修路架桥，兴办学校，救灾济贫，并协助政府训练治安人员，改善万隆地区治安，成为印尼华人融入印尼社会的重要推动者。参见《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2006）》，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06。

③目前万隆华社约有 100 个姓氏基金会。分别为李氏、黄氏、梁氏、池氏、黎氏、卢氏、田氏、康氏、毛氏、邝氏、吴氏、谢氏、游氏、候氏、温氏、蒋氏、孙氏、欧氏、伍氏、肖氏、丘氏、叶氏、古氏、赖氏、余氏、冯氏、韩氏、翁氏、甘氏、董氏、刘氏、徐氏、宋氏、朱氏、罗氏、蓝氏、薛氏、严氏、戴氏、柯氏、钟氏、何氏、赵氏、廖氏、郑氏、谭氏、江氏、尤氏、俞氏、利氏、郭氏、林氏、程氏、巫氏、庄氏、倪氏、纪氏、詹氏、曾氏、葛氏、陈氏、张氏、颜氏、邓氏、彭氏、傅氏、幸氏、洪氏、方氏、杨氏、蔡氏、潘氏、饶氏、邬氏、卜氏、房氏、丁氏、姚氏、吕氏、唐氏、许氏、望氏、曹氏、胡氏、涂氏、文氏、高氏、阙氏、管氏、沈氏、周氏、汤氏、邹氏、关氏、童氏、范氏、熊氏、施氏、苏氏宗亲会。参见《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2006）》，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06。

④笔者根据《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创会 35 周年纪念特刊（1976—2011）》整理。参见《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创会 35 周年纪念特刊（1976—2011）》，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11。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梳理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的发展历史与主要活动后，我们看到万隆华社在苏哈托时期探索出一条印尼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保存传统文化、力争在艰难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道路。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的活动紧紧围绕慈善福利宗旨，不仅为华人谋福利，而且秉承中华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将慈善事业扩大到印尼友族，以表达了华人融入印尼社会的目标，并塑造华社领袖热心公益的形象与华人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

推动华人融入印尼社会是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的宗旨，在这种背景下，2011 年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建立的华人历史纪念馆及其展览内容也反映了福利基金会的这一思想。该华人历史纪念馆面积不大，展览内容也不是特别丰富，以图片展览为主，主要分为华人传统文化、华人迁移印尼简史、华人对印尼国家建设的贡献三个部分，其中重点是展示华人在各个领域对印尼社会的贡献，尤其是华人参与印尼独立建国的历史、华人在政治、文化、艺术与体育领域对印尼的杰出贡献，宗旨是体现华人的政治认同以及与印尼国家独立与发展融为一体的历史。

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华人历史纪念馆展示华人对印尼的贡献①

姓　名	备注
参加 1928 年“青年宣誓”的华人志士： 郭添红、叶全明、林群贤、黄廷瑞、陈英华、黄开祥、刘全福、周仁贵	1928 年的“青年宣誓”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里程碑，华人参与“青年宣誓”反映了华人政治上认同印尼、支持印尼独立运动的思想。
李约翰将军	为印尼独立做出巨大贡献，2009 年 11 月 9 日，苏西洛总统授予他“印尼民族英雄”荣衔及“优秀先驱伟大儿女”勋章
饶吉祥	为印尼独立运动的领袖提供住宿与会议场所，1945 年 8 月 16 日印尼独立宣言在饶家平房起草完毕。饶家平房成为印尼独立运动的历史见证。
陈振丰	曾任苏加诺总统的私人医生，国会议员，“国民交流理解统一轴心委员会”主席，1997–1998 年协助万隆华人迅速办理印尼国籍证件，创办“万隆企业家慈善机构”，推动万隆华人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对维护族群和谐做出巨大贡献。
陈博源、萧玉灿、黄自达、王恩德、大卫振宏、李捷登、陈金良	苏加诺政府时期的华人部长
郑建盛	苏哈托时期担任内阁工业与贸易部部长
郭建义	瓦希德时期经济、财政及工业部长
冯惠兰、陈端鑫	苏西洛总统时期的华人部长
冯莱金	经济学家、教育家
林阿五	著名建筑设计师，万隆多座市政大楼的设计者
谢道灿 李清德、赖龙直	廖内省独立斗争战士，印尼共和国退伍军人
韩连光	为印尼独立运动时期游击队“共和国之虎”提供联络站与武器。
林泰义	积极参加反荷兰武装斗争，1947–1948 被荷兰军队逮捕监禁。
黄英树	独立运动时期西里旺义第三军区后勤部司令
苏文生准尉	参加独立运动
谢玉全医生少尉	参加独立运动
詹兰娘	为独立军办理食堂，被称为“军队的母亲”
郭察光	参加独立运动，1950 年荣获国家勋章
温北兴	为独立军提供物资
黄金毕	为独立军提供物资，数次被捕入狱，1960 年获印尼退伍军人勋章
施金连	参加梭罗学生游击队牺牲，是梭罗市如鲁克烈士陵园唯一安葬的华人烈士
唐金登	苏门答腊第四军雄牛第九师，为独立军筹集物资，荣获第二次独立战争效忠勋章。
陈友福、梁海量、林水镜、王莲香、魏仁芳、梁春生、洪亚比、洪忠和、李英华、阿迪、纪明发、洪忠中、范德峰、林传福	印尼著名羽球运动员
米拉西塔尔达	印尼著名电影导演，连续六次获得印尼最佳电影导演奖，培养了众多印尼电影明星
郭德怀	印尼著名的华人文化研究者
甘国亮	华人文学家，作品多以小说、戏剧为主，反映侨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信仰
许平和	翻译家，将 50 多部中国武侠小说翻译成马来文在印尼传播
许振立	印尼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在印尼武侠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
黄锦堂	印尼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与喜剧演员
甘国辉	著名武侠小说翻译家，将上百部闽南语武侠小说翻译成为马来文在印尼流传，其代表作为《钦勇之鹰三部曲》 华人武侠小说作家与出版家

①笔者根据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华人历史博物馆展览内容整理。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 印尼客家博物馆

印尼目前最大的华人历史博物馆是 2014 年落成开幕的客家博物馆，该博物馆位于印尼雅加达东区印尼微缩公园内部。它是依照福建省永定县客家土楼，素有“土楼王子”美称的“振成楼”为蓝本建造的。建筑蓝图是聘请中国梅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设计；从规划、建造到布展工作共费时两年半，并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由印尼总统苏西洛主持，在众多印尼政商名流的见证之下鸣锣开馆，正式启用。

根据客家博物馆工委会主席李世镰先生的介绍，客家博物馆的兴建要追溯到 2004 年。当时，前总统苏哈多将缩影公园内 45 000 平方米的土地拨给华社作为建造“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的场地，由时任“印华百家姓协会”总主席的熊德怡（Tedy Jusuf）退休准将收领。此时，适逢中国厦门市市长张昌平访问雅加达，知悉这情况后便承诺由他们来免费设计整个公园的规划。但由于资金筹措等问题，工程迟迟没有开工。2011 年，时任印尼客属联谊总会主席的叶联礼先生决定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来推动建立“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基于他作为“印尼客属联谊总会”主席的身份与地位，他呼吁全印尼的客家人积极支持，提出首先聚集客家人的力量来先完成“印尼客家博物馆”的建设，以此作为建立“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的替代方案。多位印尼客家乡贤带头捐献，共募集到 2 000 万美元资金，终于在 2014 年建成印尼客家博物馆。印尼客家博物馆分为三个部分，一楼为中华文化展厅，二楼为客家博物馆，三楼为印尼永定客家人文展厅。展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中华文化简介，客家人迁徙的历史，尤其是华人祖先南来的历史；印尼华人文化传统，包括从语言、音乐、戏剧、美术、器具、食物、医药、服饰等方面展示华人对印尼的影响与华印文化的融合。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博物馆的重点展览内容是介绍近代以来对印尼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包括参与印尼各地开发、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华族先驱，以及许多在军政、体育、学术、文化、教育、美术、电影界各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华裔人士。

印尼微缩公园是印尼各民族文化的展示厅，它被认为是苏哈托“新秩序政府为了建立公民意识、贯彻印尼主体性且让印尼国民臣服政府统治所建立的展示橱窗。”[①]由此可见，微缩公园不仅蕴含了苏哈托政府国家文化政策的政治含义，而且体现了印尼的民族主义与印尼人的归属感。在新秩序时期，印尼华人被视为“外来者”、“非原住民”，其文化自然被排斥在微缩公园之外，而“缺少一个属于印尼华裔的文化场馆，不言而喻地透露出该族群的地位”。[②]新秩序政权垮台后，随着印尼各届政府逐步废除歧视华人的政策，代表华人文化的客家博物馆被放置在象征印尼多民族文化橱窗的微缩公园内展示，这对印尼政治与印尼华人都具有深远意义，客家博物馆在政治层面上可谓是印尼多元主义政治理念的体现，对印尼华人而言，它是印尼政府对其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肯定，正如熊德怡主席所言：“这个博物馆将变成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一分子的所有华裔印尼公民的骄傲。”[③]

二、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之建立：动因与基础

(一) 当代印尼华人文化的复兴的背景

从根本上看，近年来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的兴建是后苏哈托时期印尼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多元文化政策得到推广、歧视华人的法律与政策被废除、中国影响力在印尼极大提升、中印尼关系良性互动等因素推动下华人族群意识觉醒与复兴的表现与产物。

1998 年，苏哈托军人政权垮台后，在印尼华人社团的呼吁与推动下，废除苏哈托时期颁布的歧视华人的法律与政策、改善华人地位、推动种族平等与和谐成为后苏哈托时期印尼政治的一个焦点。华人社会也开始觉醒并组织起来呼吁改善华人地位，争取族群平等，保障华人合法权益。1998 年华裔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汪友山先生（Eddie Lembong）率先联合几十位印尼华裔创办了“百家姓”组织。1999 年 2 月，在汪友山、傅志宽、黄进益

①③云昌耀，《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国家教育研究院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译发行，台中，2012。P103，P103.

②Purdey，Jemma. Reopening the Asimilasi vs Integrasi Debate，Ethnic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Asian Ethnicity，2003，vol.4，No.3，PP421-37.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等 19 位印尼华裔领袖的倡议下，又在雅加达成立印尼华裔总会。华裔总会提出华人效忠印尼、族群平等、尊重人权、为华人谋取福祉、建设新印尼等主张。华裔总会的倡议得到华人社会的积极响应，自 1999 至 2009 年，已在全印尼 12 个省设立了分会，印尼华裔总会和各地分会积极参与印尼经济建设、扶贫、救灾和文化教育，赢得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赞扬，并在推动中印尼民间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印尼华人族群意识的觉醒与复兴浪潮中，印尼华人领袖汪友山先生可以说在引导华人推动民族和解与国家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汪友山先生在 2006 年离开华裔总会后，创立了"民族建设基金会"（National Building DalamKesetaanTanpaPembedaan，简称为 YayasanNABII），其中心任务是研究如何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多元民族如何共存。该机构提出五项宗旨：第一、积极参与发展民族建设，增进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第二、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民族建设基金会要通过教育和研究工作，科学地推进和拓展民族建设；第三、在推动民族建设过程中，组成平等与人道主义的，有文明、有尊严、团结一致、巩固与和谐的印尼民族；第四、努力有效和全面解决殖民者遗留下来的所谓'印尼华人问题'；第五、发展和维护印尼华人和其他族群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融。"①

在苏哈托时期，印尼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对华人实行了一系列的歧视、压制政策，包括限制华人取得印尼国籍、在华人身份证上显示特殊的记号，强迫华人改用印尼人姓名，公共场所禁止使用华语，限制华人在公立学校的比例，压制华人经济发展等。② 后苏哈托时期，由于印尼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以及华社的努力，印尼各届总统都重视改善华人地位，如哈比比总统废除限制华人参政的法令并禁止官方使用"原住民"（Pribumi）与"非原住民"（non-Pribumi）（1998 年，第 26 号总统法令）称呼，瓦希德总统废除了对华人文化与宗教的歧视与禁令（2000 年，第 6 号总统法令），2002 年印尼内政部签署 471.2/1265/SJ 文件，允许华人获得印尼公民权；梅加瓦蒂总统下令华人新年为全国假日（2002 年，第 19 号总统法令）。2004 年，印尼司法与人权部移民局总署长签署 P.U.M.01.10.0626 文件，允许华人申请印尼护照。③ 在苏西洛总统时期，印尼国会进一步通过了 12 号国籍法令，该国籍法摒弃了对"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对待，规定："凡出生在印尼并从未接受过他国国籍的人，自动成为印尼公民。"12 号国籍法明确指出，凡是在印尼出生的就是印尼公民，华人申请护照不再需要出示国籍证明书，政府同时取消了华人身份证的特殊记号。这一系列改善华人地位的政策与措施无疑对促进华人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印尼华人的经济实力为华人博物馆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

没有华人雄厚的经济实力、热心社会公益的精神与传承华人历史文化、促进种族和谐的大义，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的建立就不可能完成。本文所提到的三个华人历史博物馆都是华社独立筹资创办的，没有得到印尼各级政府的赞助。如 2011 年落成的附属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的综合大楼就是 226 名印尼华人和机构捐款共计 200 亿 6 千 1 百万印尼盾建成，捐助数量从 1 000 万印尼盾到 10 亿印尼盾不等，华人历史博物馆设立在该综合大楼的第二层楼。而客家华人博物馆也是在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的倡议下，印尼华人捐助 2 000 多万美元建成主体大楼，文登的土生华人纪念馆几乎完全是林氏兄弟一手创建与维护，可以说没有华人文化薪火相传的精神，没有华人社会热心华社公益事业之大义，就没有今天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建立。

三、印尼华人集体记忆之建构

在华人族群意识复兴的过程中，面临两个重

①"民族建设基金会"主席汪友山在多次关于印尼政治与印尼华人的公共演讲中谈到该基金会的宗旨与任务，笔者在 2013 年 2 月印尼三宝垄首届"印尼华裔研究国际论坛"访问汪友山先生。关于 NABIL 的详情，可参见 http://www.nabilfoundation.org.

②Tim Lindsey，Reconstitut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Law，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Reform. Tim Lindsey，Helen Pausacker，Chinese Indonesians：Remembering，Distorting，Forgetti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2005.PP48~57.

③FransH.Winarta，No Mo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Leo Suryadinata（eds），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2008. P65.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要问题，一是如何传承华人历史文化，建构华人对本族群的集体记忆或文化记忆，增强华人的凝聚感与集体意识，提升族群自豪感；二是即如何促进族群沟通与理解、推动印尼主流社会对印尼华人参与印尼国家建构的全面认知，促进种族和谐。

社会文化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集体记忆对保存、强化与传承族群的文化认同有着重要影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共同记忆会创造一种凝聚感，有助于形成"集体意识"，并能为共同体找到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的方式。其弟子、德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进一步将记忆赋予社会内涵，他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在他看来，记忆产生于集体，即只有参与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可能产生回忆，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的集合。另一社会记忆研究学者康纳德则指出"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个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康纳德将集体记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忆"。而杨·阿斯曼（Jan Assman）更进一步将集体记忆概念升华为"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经验与回忆。他指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公共节日与仪式等。通过这些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够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他强调文化记忆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与"仪式相关的"和"与文字相关的"两大类别。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流传，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法国学者诺拉（Pierre Nora）进一步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场"（sites of memory）。[①]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华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场所就充当着华人历史文化"记忆场"的角色，在保存、延续、强化与重构华人集体文化记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当下印尼华人博物馆、纪念馆的建立对印尼华人集体记忆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当前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对华人记忆建构切合印尼华人认同转变的现实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第一，各个华人历史博物馆展览内容都包含华人迁移历史与文化，强调华人文化是印尼多元文化之重要构成，如渤良安华人历史纪念馆展示的印尼华人的传统节日庆典、华人对印尼饮食文化的影响、文登土生华人博物馆展示的土生华人的服饰与生活用品、婚嫁仪式等凸显了华人文化的嬗变。第二，华人迁移历史也是博物馆展览的内容，但并不是重点。第三，华人历史博物馆最重要的内容是展示华人对印尼多元文化的塑造以及印尼民族国家建构的贡献。如上所述，文登土生华人纪念馆收藏的"Indonesia Raya"的首张唱片，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华人历史纪念馆与客家博物馆的大量内容都是展示华人在印尼民族国家建立、地方发展、政治治理、文化艺术、市政建设、体育发展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意图构建华人与印尼现代国家独立与发展不可分离的集体记忆，凸显印尼华人是印尼民族的一个重要构成的历史事实。而这些事实并没有在印尼主流历史中得到承认，[②] 这是导致华人在印尼历史中被污名化的重要原因，正如云昌耀指出"华人被认为在印尼独立的关键时刻缺席，强化了人们对其可疑忠诚度的刻板印象——一个无法抹灭的'污点'"。[③] 在今天华人历史博物馆的展示内容中，对华人的经济成就的展示都比较低调，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回避，没有出现一些中国媒体经常渲染的"XX 大王"的内容，而是凸显华人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力图修正印尼社会根深蒂固的华人是"经济动物"与"暂居者"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反映了华人社会领袖努力推动族群沟通与种族和谐的苦心与深切用意。从根本上看，

①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3 期.

②由于"新秩序"政府的全面排华政策，在 1970 年代以来出版的印尼国民历史教科书里，极少提及印尼华人的历史与文化，更遑论印尼华人对印尼民族独立的贡献。1998 年印尼排华骚乱爆发后引起了世人对印尼华人问题的普遍关注，但印尼历史教科书的修订再版仍然很少提到印尼华人的历史。一些有远见的印尼历史学家意识到印尼历史教科书迫切需要增加对华人历史文化的书写，并对华人在印尼历史上的贡献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评价，重建印尼社会对印尼华人的集体记忆，以推动族群了解，缓和种族冲突。Adam，Asvi Warman，The Chines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March，2003.

③云昌耀，《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国家教育研究院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合作翻译发行，台中，2012，p46.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与中国的华侨博物馆存在本质的差异，中国华侨博物馆的陈设与展览更着重展现华侨出国的历史以及华侨华人与家乡、祖籍国的联系，而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则更多体现华人在地化的历史，体现华人融合、认同印尼的历史，更多强调华人对印尼的贡献与文化融合，表现华人在地化的特征。

结 语

毋庸置疑，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是后苏哈托时期印尼政治民主化浪潮推动下华人族群意识觉醒与华人文化复兴的产物，是印尼华人地位改善的象征，华人历史纪念馆不仅是凝固印尼华人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更是华人融合于印尼社会与国家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当代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创建对华人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促进华人融入印尼社会、促进族群融合与和解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见，华人历史博物馆的功能，显然已经超越了教育与文化传承，更进一步凸显其社会与政治功能，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印尼华人跨国经济与文化互动的加深，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更值得关注、研究与思考。

首先，印尼华人的跨国迁移推动了印尼华人文化的跨国传播。本文的主角之一——文登土生华人博物馆馆长林振鹏先生 1997 年移居澳洲，成为澳洲公民。但他还继续在印尼担任数个华人文化、宗教、教育机构的管理职务，经常在印尼、澳洲之间往返。他依托文登华人历史博物馆，经常受邀表演与展示土生华人文化，他还在文登组建了学生舞龙队，不仅在文登地区表演展示华人文化，而且还组织队员到澳洲表演，并与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团体联合，推广印尼华人文化。值得指出的是，林振鹏先生的努力得到文登地方政府的肯定，文登华人文化展示与表演已被纳入地方旅游推广的项目之中，成为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象征。

第二，随着中印尼关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印尼华人在推动中印尼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也日渐凸显。印尼华人不仅成为促进中印尼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的纽带与桥梁，他们在民间交流领域的角色与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印尼华人历史博物馆作为印尼华人历史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建构的空间，在推动中印尼民间文化交流，尤其是共同历史的保护与传承方面正在努力合作。

第三，印尼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世界上华人华裔人数最多的国家。华人迁移印尼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华人分布广泛且影响深远。印尼有许多华人聚居的城市与乡村，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华人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还有待华社的重视、保护与开发。印尼客属华人社团在这方面已走在前面，据客属联谊总会的李世镰先生介绍，他们已启动客家人移民印尼历史文化的考察与研究项目；另据印尼雅加达华文报纸《印华日报》2016 年 7 月 20 日报道，《印尼客家博物馆纪念画册》已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印刷出版发行，首次印刷 2 000 本，按照印尼客家博物馆三个展厅所陈列的内容编写，图文并茂，是馆藏文物与文献的一个缩影。撰写语言包括印尼文、中文与英文，适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传承印尼华人的历史文化，同时对推动印尼社会多元文化与民族融合有重要作用。

总之，对于印尼华社而言，如何进一步发挥族群历史文化遗产在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族群文化认同与构建族群集体记忆是一个亟待长期关注与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2006）[M].万隆：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06.

[2]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创会 35 周年纪念特刊（1976—2011）[M].万隆：印尼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2011.

[3] 云昌耀.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M].台中：国家教育研究院与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2：103~104.

[4] Adam，Asvi Warman，The Chines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Indonesian Nation [J].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March 2003）.

[5] Purdey，Jemma. Reopening the Asimilasi vs Integrasi Debate，Ethnic Chinese identity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J]. Asian Ethnicity，Vol.4，No.3（2003），pp421~437.

[6] Tim Lindsey，Helen Pausacker. Chinese Indonesians：Remembering，Distorting，Forgetting [M]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48~57.

[7] Leo Suryadinata.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M].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65.

[8] 燕海鸣.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J]. 中国图书评论，2009，(3).

（责任编辑：黄世棉）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